曾文正公奏稿

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二十八目錄

賊衆全趨皖境先赴臨淮摺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捻賊全趨皖境臣應先駐臨淮後赴徐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行抵清江即將皖軍被圍擬派重兵援剿各緣由
於本月十一日馳奏在案十四日羅麓森等金陵六營齊抵清
江劉松山甯國一軍老勇在途告求假歸挑選募補行程稍滯
甫於二十日全隊到齊臣在此小駐十二日晨聞留防徽州各
軍索餉滋鬧力籌撥銀鎮撫晝夜憂灼本擬步隊到齊即日馳
赴徐州相機調度連日接據安徽布政使英翰來稟該軍困於
雉河集已先帶二十餘騎退至西洋集其部將史念祖等尚能
相約死守以待援兵等語又據壽春鎮總兵易開俊來稟該軍

進紮西洋集擬先攻高鑪以解雉河之圍惟該總兵目疾增劇勢將瞽廢請派員接統該軍各等情臣查英翰出重圍而求援易開俊臨大敵而嬰疾均屬萬分危急臣若先赴徐州則去賊愈遠諸軍無所稟承適接撫臣喬松年咨函亦稱賊聚皖北官軍正可合圍會剿爲一勞永逸之計臣與吳棠熟商遂定議親率金陵六營甯國六營先赴臨淮關駐紮俟皖事稍鬆再行進駐徐州臣初次奏稱專力於四省十三府州之地今既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江蘇即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四路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

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就目前諸將而論
劉銘傳潘鼎新均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兩軍相合可當
一面劉松山易開俊兩軍相合可當一面四路專汛之兵頗敷
分布此外須另籌游兵一枝擬派侯選郎中李昭慶訓練馬隊
合之親王僧格林沁舊部馬步各軍同爲游擊之師　臣私衷區
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規模否至糧運爲用兵
第一要義周家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甯徐州兩
軍以運河爲運道擬趁有水之時先將米糧子藥悉數分運四
處存儲備用已在淸江設立轉運局派淮揚道吳世熊專司其
事如四路軍食充足則四省有首尾相應之象而諸軍無疲於

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補遲徐圖功效所有羣賊萃皖微臣先赴
臨淮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派員迎提軍馬摺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派委司道大員經理交代事件幷迎提各項軍馬恭摺奏
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閏五月初七日
寄諭國瑞奏將各項馬步兵勇安插卽行回京一摺除酌留直東二省兵勇外其餘應留兵勇軍火均著造具清冊而交曾國藩接管曾國藩此時計已抵徐郡所有國瑞應交曾國藩馬步各隊及軍火等件卽著該大臣飛速迎提以資攻剿毋任遷延觀望現在暫駐曹考之色爾固善所帶馬隊應如何酌量留防及進剿之處著曾國藩妥籌調遣前據阿克敦布等奏稱遵調

山東軍營馬一千匹已於五月十九等日派員管解進口前赴山東當經批令將此項馬匹解至曹考探明軍營交投曾國藩即行派員迎提歸該大臣調撥應用等因欽此自應欽遵辦理惟目前皖北危急臣改駐臨淮不能親赴濟甯并不克遠抵徐州國瑞勢難久待應由臣派員前往經理交代事件查前任浙江鹽運使李榕統帶鈞字一軍業已凱撤現隨臣北上擬即派令前往濟甯稟商國瑞將親王僧格林沁原部馬步各隊及應行交代之件逐一承領又奉閏五月初九日

寄諭潘鼎新等駐師張秋係為屏蔽北路惟此起勁軍駐於撫賊之地亦甚可惜著該大臣酌量調派等因據臣愚見此時直

隸兵力儘敷分布潘鼎新一軍似應由張秋移駐濟甯一則曹濟等處敗兵游勇極多必須有重兵鎮駐以資彈壓一則徐州濟甯兩軍互相犄角可以伐賊回竄之謀如蒙

俞允臣即札飭潘鼎新速至濟甯會同李榕料理交代事宜凡

國瑞應留兵勇軍火均將清冊交李榕潘鼎新接管其溫德勒克西等馬隊遵

旨交色爾固善管帶應令即赴徐州聽臣就近調遣阿克敦布遵調之營馬千匹俟解至曹考之日由李榕潘鼎新迎提飭令拜解徐州聽候撥用所有派員經理交代迎提軍馬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調馬隊官兵赴皖北助剿摺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八日

奏爲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謹遵節次

諭旨調赴皖北助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閏五月初一初五初七十六等日

寄諭飭將親王僧格林沁所遺馬步各隊酌量調派并令色爾固善接統溫德勒克西所帶馬隊迅赴臣營妥籌布置臣遵即檄派前任浙江鹽運使李榕前赴濟甯稟商國瑞承領交代事件并迎提軍火兵馬於本月二十一日奏明在案旋准國瑞來咨鈔送奏稿親王僧格林沁所遺馬步各隊已悉數分撥完竣并撫一騎撥歸臣營其托倫布所帶馬隊則奏交直隸督臣調

遺欽奉閏五月十九日

寄諭國瑞擬將托倫布所帶馬隊官兵四百九十六員名撥交劉長佑之處著改撥河南交吳昌壽酌量調遣等因欽此伏查現在賊勢全萃皖境雉河集被圍已久賊馬四出滋擾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至潁上縣之江口集蒙毫數百里間一片逆氛非馬隊斷不足以制勝就目前賊情而論不特將勁騎調赴直隸畿輔州之地即河南軍情亦視皖北爲較輕若馬隊調赴河南後再由歸德夏邑永城一帶援剿皖北須繞遠四百餘里實屬緩不濟急所有托倫布等統帶吉林黑龍江馬隊四百九十六員名應即全數由濟甯徑赴徐州與劉銘傳先

後援曉以輔步隊之不足而扼騎賊之凶鋒除由臣咨商國瑞
旨飭下托倫布等尅日起程前來庶於現在軍務有益而於節
外相應請
次
諭旨亦屬相符至色爾固善一員現在河南穿孝尚難遽赴山
東其淄德勒克西所帶馬隊
諭旨飭赴臣營者國瑞摺中幷無其人惟撥交山東之烏爾圖
那遜等馬隊至一千三百餘名之多是否即係淄德勒克西一
起應俟查明另案奏辦所有請調馬隊官兵緣由恭摺由驛五
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於二十二日自清江啓行二十五六等日
渡洪澤湖計程月內可抵臨淮合併陳明謹
奏

仍請收回節制三省成命片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八日

再臣欽奉閏五月十六日

上諭曾國藩因節制三省任大責重復懇請收回成命具見謙抑之忱第賊氛猖獗時事孔艱事權不一則一切調度事宜深恐呼應不靈該大臣惟當力任艱鉅與三省督撫和衷籌畫將此股賊衆剋期殄滅彼時三省軍務既平自可毋庸該督節制旣爲其實毋避其名萬不可稍存顧慮之心再有瀆請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懼彌深臣自度近日之精神與目前之兵力苟稍稱此重任亦何敢再三瀆請惟精力實已衰頹而所帶楚勇數千整肅遠不如昔此外概用李鴻章之淮勇雖情誼本同一

家而人數不滿二萬馬隊尚無一騎與各省會辦此寇則可以
微臣總攬全綱則力有不逮若僅虛與委蛇姑存其名又與臣
篤實之志趣相乖臣博觀史册近閱世情竊見無才而位高於
眾則轉瞬必致禍災無德而權重於人則羣情必生疑忌臣之
德薄才短自知已久不敢因曾立寸功而自忘其陋今尚未聞
兩江總督之缺而更增節制三省之名臣何人斯曷克當此耿
耿寸衷如負重疚惟有仍懇
天恩俯准收回
成命俾臣以會辦剿撫事宜自當殫精竭誠通力合作不敢
稍存畛域之見如不蒙

聖慈俞允明降
諭旨 臣更當纍疏瀆陳雖上干
嚴譴所不敢辭區區愚忱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欽奉　諭旨覆陳摺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

日奉

上諭現在髮捻股匪麕聚豫疆該省兵力不敷剿辦著曾國藩

喬松年迅飭張得勝史念祖等軍馳赴豫省會合李世玉等將

賴汶光等股匪剿除淨盡并著曾國藩添派官兵并飭副都統

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營聽候調遣其春

壽及烏爾圖納遜兩起馬隊亦著曾國藩喬松年速飭赴豫助

剿勿稍遲緩皖北是否尚有踞匪官軍現在剿辦情形若何及如何布置一切情形即著迅速馳奏此後皖鄂防剿事宜官文等當隨時具奏毋得仍前濡緩致朝廷久深殷盼曾國藩并著遵奉前旨酌量情形擇要前進駐紮以便就近調度等因欽此查雉河集解圍以後髮捻西竄分爲兩路其向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酋由柘城太康扶溝洧川徑趨而西現聞將至汝洛向無確耗其向南路者爲賴汶光李允等酋由太和竄至沈邱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臣於半月以前已檄調直隸提督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後接陳州知府告急之稟又添調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同援陳州積潦沒途行走極艱然屈指計之該兩

軍日內當已抵陳州與賊接仗矣北竄汝洛一股臣鎮藩難追
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茲一兵力尚單
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前往助之周盛波之步隊臣批令進
駐亳州以便就近援陳托倫布之馬隊前來謁見時臣已面囑
其整頓一切預備赴豫矣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剿河南之情
形也
諭旨又飭富森保前赴吳昌壽軍營查富森保之馬隊即係色
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蕭縣因大水阻隔患病未愈
不能來營與臣一見色爾固善曾來臨淮臣接見數次據稱馬
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人馬俱疲餉械不齊馬匹多缺必

須大加整頓乃可剿賊臣囑其卽在徐州認眞整頓不特色爾固善一起然也又有達爾濟一起係奏明由山東撥歸臣處者現據閻敬銘咨稱達爾濟在兗州患病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亦人困馬疲急須整理又有帕克巴札普一起係新由察哈爾調來者官兵不嫻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敗軍者若非大加整理斷難驅之向敵臣本欲急赴徐州料飭一切無如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居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隄捍禦時虞潰決百物缺乏臨淮屯紮重兵應儲之軍糧器械應修之米倉藥庫均未就緒大小道路處處被淹應俟晴久水涸乃可起程赴徐此馬隊

必須整理臣尚未至徐州之情形也

諭旨又令臣酌量前進擇要駐紮以便就近調度臣雖至愚豈不思步步進逼急圖殄滅之方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之愚見常欲堅持初議於捻匪必經之途駐紮重兵如劉銘傳駐周家口賊若回竄扶溝鄢陵即自周家口迎頭擊之張樹聲等駐徐州賊若回竄永城蕭碭即自徐州迎頭擊之推之賊竄蒙亳則劉松山等自臨淮迎頭擊之賊竄曹單則潘鼎新自濟甯迎頭擊之變尾

追之局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庶幾漸有歸宿
皇上如以 臣 議爲可採則於 臣 駐兵四處之外請
旨敕下湖北河南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棗黃麻各駐
勁兵一枝與諸將堅約重在攔頭迎剿不重在賊退尾追似亦
制勝之策近人多謂捻匪幷無大志旦夕可平 微臣 獨念捻匪
或成流寇禍患方長此賊有甚似流寇者一端有不甚似流寇
者一端凡流寇所以日聚日衆非良民皆樂於從賊也祇因賊
騎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穫百里廢耕則百里之民從賊偷活
千里廢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潁徐泗歸陳等郡幾於
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

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怨詞卽從賊亦無愧色此甚似流寇之象症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無源之水聽其所之而此賊尚眷戀蒙亳老巢旁縣皆由荒屋毀而蒙亳尚有田廬之樂斯又不甚似流寇症之差善者也 臣既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先查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之圩分別良莠大加懲治其餘有捻州縣次第查辦近日出有告示一件鈔稿附呈

御覽 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爲行營庶於清查民圩督飭諸將兩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

聖謨詳爲指飭所有欽奉

寄諭各事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

徽休防軍索餉譁譟現擬查辦摺

奏爲徽休防軍索餉譁譟現擬認眞查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總兵唐義訓所部强中等七營入駐徽州府城防剿頗資得力上年春間逆匪分竄皖南又派道員毛有銘統領義從等九營馳往援剿毛有銘因敗挫獲咎派金國琛接統該軍分駐休甯祁門兩城一年以來亦尚與民相安該兩軍餉項唐義訓所部向由 臣營糧臺供支金國琛所部半係鄂省舊部向由鄂臺籌發近由皖臺供支核算欠餉該兩軍各已積至三十餘萬之多而每月新餉則由 臣飭令糧臺均勻籌給大致兩軍每月均可領至六成上年冬閒皖南防務較鬆唐義訓於十二

月請假回籍葬親稟派其胞兄候選同知唐義謨代統營務金
國琛於本年正月至金陵面稟請回常州本籍省墓經臣准其
暫假竊意聞防之軍業已紮定坐營餼不遠調他省所領銀米
足敷口食以常情度之必應安然無事忽於五月二十一日金
國琛所部瑞左營首先鬧餉其餘各營紛紛效尤唐義訓所部
各營亦於二十七日相繼滋鬧鎗礮鼓角喧鬧十三日之久維
時唐義訓金國琛俱未回營皖南道張鳳翥馳往徽州府城委
曲曉諭而各勇丁毫無忌憚肆意侮辱餼有毆傷重情逼寫期
票應允發給八箇月滿餉始得稍斂凶鋒臣於閏五月初旬在
清江營次始聞各營鬧餉之信卽籌撥銀八萬兩解往勻濟及

關陝等道員追駕期票之事不勝憤懣竊思湘軍紀律素稱嚴明屢立功績 臣 待各軍平日則發給六成足資食用臨撤則全清欠餉從不減折不虞更有鬧餉之事自本年三月間霆營叛卒潰於金口此端一開各營接踵而起 臣 每引咎自責刻刻隱憂然霆營潰變固由累年積欠之多尤憚萬里遠征之苦其致變之故與各軍迥不相同此次徽休兩軍無端鼓譟 臣 詳加訪察其中情節較輕者金國琛所部尚有三營唐義訓所部尚有二營偶爾諠譁旋即安帖皆由營官平日廉正故能臨變不搖此外率衆同鬧者究其起衅之由半由營官發餉不公激成衆怨又每營各有刁健之弁勇數人煽惑衆心非將貪庸不職之

營官查明嚴辦無以平勇丁之積怨非將首先倡亂之勇丁拏
獲懲治無以杜後日之亂萌現在金國琛業已回營唐義訓據
報聞五月二十八日自籍起程日內計亦可到防臣已嚴札該
鎮道勒令交出剋扣之營官倡亂之勇丁押送臣營審明嚴辦
如果查辦首惡之後各勇丁畏法安靜擬將所欠之餉恐數找
清陸續遣撤卽湖北應發之欠餉亦由臣營糧臺墊給不少絲
毫業經出示曉諭以安勇丁之心能否辦理順手尚未確有把
握萬一因此激變重覩金口叛卒之事臣當身任其咎亦不能
畏激變而一味姑息全不查辦縱貪刻之將領長各路之刁風
臣已知會各省豫籌防剿至候選同知唐義訓有代統之責任

聽各營譁譟甚至毆辱大員束手無策庸懦不職應請

旨卽行革職提解 臣 營審訊定擬唐義訓假歸之時 臣 知唐義

訓斷非統領之才深恐久而生事批令該鎮迅速回營乃遲至

半年之久始報起程實屬遲延金國琛假歸省墓 臣 以金陵至

常州尚不甚遠姑准一行幷未派人代統乃該道遷延太久殊

屬不知緩急請

旨將前任皖南鎮總兵唐義訓甘肅鞏秦階道金國琛先行交

部議處皖南道張鳳翥於兩軍鬨餉之時親赴徽休撫慰尚無

不合惟並未具稟請示率行書寫期票以長凶燄事定之後逕

赴婺源籌餉迹有似於畏避應卽先行撤任另行遴員接署俟

將來此案奏結時再行聲明請
旨辦理臣前於霆營潰變之事業經奏明俟查濤後奏請議處
嗣雖查明金口叛卒實因遠征缺餉以致潰亂別無他故惟臣
未能先期陳奏力阻遠調究屬咎有應得此次徽休兩軍索餉
譁譟臣有督辦之責未能先事預籌尤深愧歉應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除俟查辦兩軍情形能否妥帖再行陳奏外
合將現擬認眞懲辦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覆陳幷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摺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為欽奉

諭旨恭疏覆陳幷請

勅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以定謀議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七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

奉

上諭晉省完善之區幷無得力勁旅設被竄擾關繫匪輕著曾

國藩速派劉銘傳等軍循河西上酌量水陸兩路孰為便捷馳

赴洛陽以西一帶扼要駐紮與秦晉防兵聯絡聲勢相機防勦

俾賊來得分竄擾及完善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五日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身任統帥責無旁貸前經屢諭該大臣籌撥一軍兼顧晉省并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繞出賊前防賊竄擾秦晉之路又令派撥馬隊馳赴豫省助勦復以賊去徐郡甚遠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豈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惶悚莫名查派撥馬步各隊赴豫及臣仍擬

駐紮徐州各情業已於本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在案目前賊勢
前股已至南召魯山裕州并闖竄入湖北之棗陽後股由臨潁
郾城而折回上蔡接據吳昌壽咨稱賊將竄擾周家口又接劉
銘傳文稱卽日由周家口出隊迎擊上蔡之賊
諭旨飭令劉銘傳一軍循河西上馳赴洛陽以西扼要駐紮自
係先事預防之策臣竊觀刻下局勢周家口最爲扼要之區該
處距豫之開歸陳許及汝甯光州六郡均在三百里內外卽皖
之潁州及蒙亳老巢相去亦不過三百里八面受敵不可無重
兵鎭駐臣所部各軍惟劉銘傳將略較優人數較多故以周家
口之重任付之今若移駐洛陽以西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至

秦晉兩省防務 臣聞陝西殘破更甚於河南似非該道之所垂涎山西雖屬完善然黄河天險似非該道所能遽渡自洛陽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足禦之亦非陸路一軍所能備防劉銘傳西去纔恐無益於晉而有損於豫 臣既知周家口之防更切於洛陽不敢不剴切上陳瀆迴

聖聽且不獨劉銘傳一軍萬難遠調也李鴻章部下淮南之勇不慣麪食與楚軍同而其軍火礮械之笨重則更甚於楚軍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年間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台米麥雜糧無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煩瑣

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

糧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 臣 與 李鴻章所部歷年行兵於江湖水鄉糧運最便士卒習而安之今改運於濟甯周家口等處尚有運河淮河一水之便而泝流太遠已覺十分艱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之交不特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淮勇遷地弗良或生他變前此霆營調赴關外亦以道途太遠無米可食中途潰變 臣 未能先期陳奏力阻其行至今愧恨頃在臨淮 臣 檄翰林院編修張錫嶸招募淮北之勇專取能食麥麪雜糧之人冀備他年征勦西北之用其在淮水以南不慣麪食者概不收募蓋恐飲食違其本性驅策必不得力此又 臣 所輾轉籌思而未敢輕調秦晉防兵者也至於節制三省之

命臣三次具疏固辭未蒙
俞允以臣賦性顓愚卽一省已難專任然臣受
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竊計捻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分爲
三路江蘇安徽兩省及豫之歸陳齊之兗沂曹濟臣初次疏中
所指之十三府州皆東路也直隸山西兩省及豫之彰懷衞輝
齊之東武臨清凡在黃河以北皆北路也湖北陝西兩省及豫
之南汝洛陝等郡皆西路也論用兵緩急先後之序則東路最
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論微臣之才識與所部之兵力則卽
東路十三府州縱橫千里已嫌汎地太寬動虞疏失實不能兼
顧西路更何能謀及北路今

皇上飭臣兼顧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望治之心責臣之詞尚不止於晉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後追為防為剿皆臣卸應辦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以僧格林沁之賢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迴山岳辦捻五年尚未蔵功今捻匪之馬匹愈多而時論之視賊愈輕一似數月期年可望肅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臣自揣殫竭愚忱籌東路十三府州之防加以清查民圩訓練馬隊一二年內或可漸就穩固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剿之方均非臣力所能遠應請旨飭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誤臣管見所及已略具於五月初九日十三日七月初八日三

次疏中常思堅持初議又恐失之執拗可否仰懇
天恩勅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剿捻事宜各抒所見恭請
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章着分汛地各專責成無論賊竄何處
而辦賊之方萬變而不離其宗庶幾謀不紛歧事有歸宿　臣
幸甚大局幸甚至臣處奏報之稀曾於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
覆奏一次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
不輕奏預計之說仰蒙
聖訓稱許數年以來不改此度茲奉
嚴旨詰責惶愧無地若欲藉此獲咎以卸仔肩則臣生平所志
所學斷不肯如此取巧伏乞

聖慈垂鑒所有遵
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撫事宜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即於本日前赴徐州整理馬隊俟
抵徐後再行陳奏合并聲明謹
奏

同治四年八月初八日

金寶圩團練殉難請卹摺

奏為宣城縣金寶圩團練陣亡紳民懇
恩分別旌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安徽甯國府宣城縣金寶圩地本膏腴人知好義自咸豐六年以後鹽提舉銜候選訓導丁蘤等創辦義團甯國府兩次失陷該圩屹然孤立力挫賊鋒至同治元年冬間偽侍王李領悍黨圍攻數旬十二月二十日破圩而入賊眾銜恨次骨恣意屠殺一圩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其逃至蕪湖者老弱一千餘人臣　為籌款賑卹僅存百分之一歷數辦團之堅忍被害之慘酷僉謂為各省所無嗣據該圩練總藍翎主簿唐兆

麟等查明圩內殉難紳民婦女就其可考者造具清册就近稟請侍郎臣彭玉麟行營咨送核奏彭玉麟駐營裕溪口周歷沿江上下親見該圩遭難之慘白骨青燐目不忍視本年二月間捐資購買義山收檢枯骼爲萬人大冢勒石誌之以表節義每與臣言及金寶圩死事情形爲之隕涕臣查該圩以一隅之地力抗悍賊至七年之久卒以勢孤力竭萬衆同殉忠義之誠堅逾金石當將清册發交采訪忠義局委員詳加核對據該委員等將宣城縣歷年殉難紳民彙案請奏前來臣覆加查核內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合家殉難而口數可計名字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并無口數可計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者

九十七員名團總團丁殉難者六百七十四名士民殉難者一千三百二十二名婦女殉難者一千零四十三口均屬大節懍然臨難不苟相應繕具清單仰懇

天恩敕部分別從優旌卹以爲効忠苦守者勸除事實清冊循案咨部外所有團練陣亡紳民彙案請卹緣由理合專摺具奏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兩江忠義未奏各案俱已移交署督臣 辦理此案係臣與彭玉麟始終經理該守紳民殉節尤慘謹由臣 主稿先行具奏合併聲明謹

奏

移駐徐州整理馬隊亦陳近日軍情摺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

奏爲微臣移駐徐州整理馬隊亦陳近日軍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四日自臨淮起程八月初四日行抵徐州旬日來料簡各起馬隊計已到徐州者共有四起一爲色爾固善所部官兵七百二十八員名原係高福常星阿溫德勒克西三人分帶奉

旨派色爾固善統帶一爲托倫布所部官兵四百八十五員名一爲訥穆錦所部吉林官兵一百五十五員名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此三起者均係親王僧格林沁舊部合之國瑞本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共計四起凡馬隊二千七百七十二

人然舊存者馳驅太久傷病甚多新調者技藝太生遘疾亦重
必須大加裁汰訓練成軍方足以利征勦 臣 督飭營務處李昭
慶李恆清會同管帶各官認眞挑選編立隊伍配齊器械換補
馬匹計色爾固善原帶之隊挑留五百一十九人專歸高福從
帶托倫布原帶之隊挑留二百五十四人又添併吉林兵三十
八人仍歸托倫布管帶該兩起官兵遵
旨均令色爾固善統領節制訥穆錦原帶之隊除酌留吉林官
兵併入托倫布部下外專以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責成訥穆
錦管帶其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原派營總悄克巴札普
貝嘞德里克二人久病未愈馬匹亦倒斃過多現僅挑留兵丁

五百一十六人另派營總二員檄令溫德勒克西管帶其餘老弱患病者概行遣撤回旂以上四起共祇挑選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又挑留官弁五十七員名一并隨營差遣此外尚有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零九名前已奏明駐紮周家口據稟該起官兵出征年久殘廢居多請即分別汰留其土默特一起并請全行遣撤 臣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調回徐州大加整頓其應留若干應撤若干另案奏明辦理至富森保所帶一起官兵三百七十四員名前由河南調赴徐州富森保僅帶四十三人來徐其部下官兵均已陸續逃歸湖北經督 臣官文奏明咨會 臣因并飭富森保於八月初八日自徐赴楚即作為楚省防勦之兵

此臣整理馬隊之大概情形也規模甫定臣本擬親行教練認眞操演再行分別調派惟現據各路禀報牛洪任桂陳大富賴文光等股回竄阜陽縣境之氏店集迎仙店等處占踞各圩勢甚兇悍英翰部下駐紮潁州出隊截擊略有斬捦安徽撫臣喬松年飭調張得勝一軍由固始回剿克蒙額從潁州繼進臣不得已檄飭色爾固善統領該兩起馬隊由徐州前赴潁州會同剿辦並檄周盛波一軍由亳州拔隊南赴太和潁州一帶劉銘傳一軍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各路合力會剿或可一收夾擊之效除各軍戰狀俟具報到日續行陳奏並遵撤馬隊俟起程回旂分別奏咨外所有微臣整理馬隊及近日軍情理合恭摺

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銘軍疊勝僞賊東竄現籌布置摺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奏爲劉銘傳一軍疊獲勝仗僞賊東竄曹州現籌布置情形恭

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以捻逆竄擾潁州飭令劉銘傳一軍由周家口回援周盛波等協剿於八月十八日奏明在案劉銘傳未抵臣檄之先已派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各營張景春劉盛璐李新練之馬勇二營由周家口馳赴潁州於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等會同進剿十二日進僞四張賊寨該逆竄我營未定集馬步賊萬餘人乘機猛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踰時斃賊三百餘名蔣希夷康錦文兩軍從中

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馬隊兩邊包抄賊即奔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擒斬甚夥奪獲器械無算騾馬二百餘匹拔出難民數千破賊寨二十餘座賊狂竄向西南而去十四日又折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西境之南頓集距周家口五十里劉銘傳遂督軍由項城間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并進賊勢披靡我軍疾追十餘里殺斃擒斃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此劉銘傳一軍在皁陽沈邱兩次獲勝肅清皖境之情形也賊渡潁後由西華竄入太康劉銘傳於十九日追抵太康至則賊又奔向睢州

二十日追至雎州則賊又已先發矣劉銘傳乃暫棄步軍獨督馬隊馳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甚多敗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又經張景春及營總白圖善六十七訥爾桓額等擊退其周盛波一軍馳至歸德邀截以賊匪未過宋郡不及而返此十九二十等日追勦四百餘里之情形也自二十日後該逆竄至考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已越三日據劉銘傳送到生擒賊供此次東竄之匪係任柱為主而賴汶光牛洪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以擄掠富饒之境 臣 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為最悍以賴汶光之謀為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通登萊

青三府尤為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勦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項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勦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援防徐州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留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就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欽奉八月十四日二十二日兩次寄諭飭臣進駐許州并籌游擊之師臣屢疏覆奏本議四路駐兵之外更添大枝游擊之師惟游兵須以馬隊為主而輔以步

隊之極迅者今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兩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尚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至賊勢趨重山東自當先剿東路不必遽赴許州

皇上因時制宜想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

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勗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所有剿賊獲勝及近日調度各情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湖北軍務請仍歸官文節制片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再密陳者臣欽奉八月二十二日

寄諭所有楚北軍務自應由曾國藩節制調遣以一事權旋奉

二十三日

寄諭飭臣進紮許州節制皖豫鄂三省軍務惶悚之忱非言可

罄臣帶兵多年本非畏葸推諉好分畛域之人豈至衰老而改

此常度貽笑遠近夏間奉

命勦捻所以注重東路者實見山東完富之區京餉所出且處

處毗連畿輔動虞北犯此賊已成流寇斷無不貪戀山東之理

故臣屢次陳奏專重在東路十二府州如果東路穩固自可移

勦豫省之西邊六郡如果豫境肅清亦未始不可協勦鄂中今
賊匪回竄山東臣於分內之事尚兢兢焉以力小任重爲憂焉
能兼籌鄂省伏念湖廣督臣官文久歷戎行老成持重資格在
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所有湖北防務及越境勦賊諸軍久經
官文派定乃以臣分居節制之名縱官文不稍存芥蔕而駭中
外之聽聞滋將士之疑貳所關實非淺鮮天下至大事變方殷
決非一手一足所能維持伏懇
朝廷廣收羣策不因用一二人而沮眾臣之氣是爲至願此次
令臣節制鄂軍幸尚未明降
諭旨儘可暗爲挽回仰祈

皇上於下次

寄諭中飭令湖北軍務仍全歸官文節制調遣鄭重分明再三

申諭俾各省將帥精神貫注無旁貸庶軍務日有振興之象而微

臣稍免負乘之譏區區愚誠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　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遵

諭旨恭摺覆奏幷陳近日軍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奉九月初六日

寄諭欲令李鴻章親帶楊鼎勳等軍馳赴河洛將豫西股匪撲

滅兼顧山陝門戶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

署漕督蘇撫飭臣酌商迅速覆奏又奉十一日

寄諭令鮑超馳赴豫南歸臣節制各等因仰見

聖德謙冲憂勤彌篤聞

命之下愧悚難名臣查近日軍情捻眾回竄徧布菏澤曹定等

處潘鼎新已至鉅野由徐州調往之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各
軍均至濟甯正可會合進勦而該匪忽分支狂竄一支回竄徐
州攻破銅山境內之辛家寨邊馬及於鄭家集距徐城僅六十
里一支直趨濟甯之長溝勢將渡運河而東據各路探報馬賊
近萬步賊以六七萬計任柱牛洪賴汶光李允陳大灣各酋俱
已東來其西趨豫境者僅張總愚南陽一股人數較少力亦較
弱是目下賊勢趨重東路不特秦晉暫可無患即宛洛患亦稍
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
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
樹珊兩軍防勦東北濟泰一路而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防勦

東南沂海一路此外劉銘傳留於周家口周盛波留於歸德
府斯六軍者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
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東壩等處萬不能
再行調出千里空虛
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
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除酌留劉松山等剿捻外餘擬全數遣
撤曾經奏明在案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
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掀以西行坐
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為
之也勢為之也臣屢接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

寶田裴雲慶等屢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
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棋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即可殲除
諭旨令鮑超改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
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 臣擬商之李鴻章若能由江南協解數
成則河南多一枝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
聖主可紓西顧之憂而 微臣亦稍紓豫人之責
諭旨垂詢以李宗羲暫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查
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本年奏
署運司屢擢安徽臬司江甯藩司一歲三遷已爲非常之遭際
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以

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洊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勛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數年以來

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爲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以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升黜皆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爲迴翔多經磨鍊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抑 臣尤有請者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

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寮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閫外之臣不宜
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閫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
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後者同治元年正月
皇上命臣保舉封疆大員臣密片奏稱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
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等
語仰蒙
聖慈垂鑒今以要缺督撫令臣籌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尚
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
審有當於萬一否所有覆奏
諭旨並陳近日軍情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

再正封摺間又據潘鼎新等稟稱捻逆因濟甯長溝一帶駐有重兵不敢北竄已由武城金鄉南趨豐碭等處據捻賊供稱該匪欲回雉河老巢等語查賊蹤飄忽 臣調諸軍甫集曹濟該逆忽擾及徐州徐防兵力頗單祇堪堅守不能迎剿欲調馬步各隊回顧徐郡該逆又將紛竄他處狡謀多端亟肆疲我殊深焦灼又接李鴻章函稱因奉馳赴河洛之

旨欲留楊鼎勳等二軍暫緩前進 臣以沂海裏下河一路尚無防兵仍當飛檄調來會剿徐境之賊又接劉銘傳另稟稱張總愚一股由南陽西南竄去已近鄂省邊境楚北防範甚嚴似亦不

足深慮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官軍屢勝該逆仍竄山東摺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

奏爲官軍屢獲勝仗該逆仍竄山東恭報近日軍情仰祈
聖鑒事竊自九月十五日以後任賴牛李各酋分支直犯徐州
銅山臣於十九日具奏在案厥後曹州之賊知濟甯防守甚嚴
不能渡運河而東遂悉數南竄徐州分佈豐沛銅山境內盤踞
湖團一帶臣調張樹珊色爾固善等回軍追勦并調潘鼎新越
境夾擊二十三日張樹珊等駐軍豐魚交界之谷亭紮營未定
賊馬五六百匹突來撲犯我軍迎擊敗之追奔十餘里捡斬數
十名二十八日臣派營務處李昭慶帶忠樸等營會同張詩日
之步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馳勦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新

莊賊大隊南來見官軍步伐整齊且戰且走我軍追及於張谷山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副將黃金志衝其中堅賊勢不支紛紛敗竄追逐二十餘里逼入湖中淹斃百數十名陣斬二百餘名拔出難民三百餘人生擒悍賊二十六名奪獲器械騾馬甚多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而去色爾固善接到 臣檄知賊已逼近徐州二十七日由豐縣回顧郡城初一日行近蕭縣與賊邊馬遇於郝家集色爾固善令高福托倫布爲兩翼而自率訥穆錦分三路并進賊即敗潰追至胡家莊擊殺數十名生擒十三名奪獲騾馬五十餘匹餘匪逃入民房我兵縱火焚燒逃出者盡皆殲斃此徐防諸軍各獲勝仗之情形也 臣意賊既出

曹而南竄徐州又由徐州而西竄蕭碭勢必回顧蒙亳老巢矣
據生擒賊供亦云將回蒙亳或云窺伺清江 臣 飛咨喬松年吳
棠速為籌防不料賊於初二日又復折回豐縣與後股會合徧
布城南十餘里是時鼎軍四營尚留濟甯僅六營先到豐縣兵
力甚單初三日潘鼎新帶六營八成隊赴陳家莊布置粗定自
率零騎逼近賊壘挑戰該逆恃眾抗拒我軍漸退誘賊離莊里
許故示以弱賊見官兵極少縱令馬步各匪約二萬餘人四面
圍裹更番衝突我軍屹立不動俟賊逼近將洋槍連環施放炸
礮迎頭轟擊賊陣潰亂我軍乘勝縱擊殺賊一千餘人屍骸枕
藉炸斃馬匹奪獲器械不計其數賊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

宿折而北竄直向魚臺一路初四日適遇道員潘鼎琛帶晋濟之四營前來與戰於豐北潘鼎新仍帶六營幷調副將王心安之軍馳往夾擊殺斃無算賊復大敗竄向西路單縣而去此濟防潘鼎新一軍在豐縣南北兩獲大勝之情形也 臣 查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竭之時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濟諸軍各有斬捦惟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以步隊擊馬賊人人自危竟獲全功差足以寒賊膽惟該逆死黨極多行走甚速乘虛蹈隙是其慣技當初竄東省已有由青石關竄伺發捻之說現值運河水涸難保不潛行偷渡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拔回濟甯防所 臣 飭張樹珊色

爾固齊曹縣豐縣如賊久駐曹屬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如果渡運內竄再調李昭慶率大枝游擊之師赴東會剿以保完善之區而遏狂奔之寇所有官軍屢獲勝仗該逆仍竄山東緣由恭摺由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商直隸河防片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

再臣接奉十月初四日

寄諭豫省馬隊大臣現在直隸河防漸鬆所有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即著劉長佑飭令統帶赴豫交吳昌壽調遣等因欽此查捻匪現竄曹單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處處毗連霜降以後黃河水淺歸槽𦨴船本屬無多轉瞬歲寒冰堅即可鋪草墊土全河皆成坦途尤非𦨴船所能爲力臣方深以爲慮黃河北岸汛地甚長目下祗可增兵斷難減戍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鄰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也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運河以

北平衍富饒不似豫皖之難於覓食也若非數次痛剿而大創之則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山東之事一日不鬆則直隸之防一日難弛相應請

旨勅下直隸督 臣 劉長佑仍將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調回駐守并須酌添步兵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重於夏秋務保萬全是為至要至豫省馬隊太單 臣 亦擬宜置之不顧惟畿疆防務較重不得不略分緩急如果該逆因此間五次敗挫不敢留戀山東則必由曹單回竄河南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 臣 當一面具奏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住馬隊仍赴河南 臣 亦當添派大枝游擊之師赴豫會剿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甯陵扶溝等處勝仗摺 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

奏為官軍在甯陵扶溝等處擊賊屢獲勝仗並現籌勦辦情形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捻逆在豐縣南北被我軍兩次擊敗仍竄山東 臣於

十月十一日具奏在案該逆知東路防守甚嚴不能偷渡運河

復不敢久駐曹屬遂折而西竄知歸德有兵欲由舊黃河北岸

繞越直趨汴梁與張總愚合股駐紮歸德之周盛波探得此信

即傳令帶六成隊裹五日糧於初九日拔隊至雎州迎擊行至

甯陵之趙村集途次接得該令稟報縣城被捻逆大隊圍攻勢

甚危急即將錙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更賊撤開

東面任柱馬隊賴文洸悍黨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周盛波恐賊至天明遁去議定乘夜攻之其弟記名提督周盛傳素善夜戰因令與副將衛汝貴董邦傑三營伏於黃河集復派記名總兵周壽昌劉啟福由東路進攻游擊楊安典賈起勝由北路進攻自率副將周盛武楊正國由呂家集中路進攻洋鎗如牆而進出賊不意任賴二逆揮令悍賊圍繞中路不料伏兵忽起橫出截擊鏖戰逾時賊紛紛敗潰我軍四面尾追由呂家集跟追四十餘里至睢柘交界賊狂奔向太康大路而去共殺斃悍賊六百餘名拔出難民千餘解散脅從甚多奪獲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據擒賊供稱僞祥天安袁逆被游擊賈起勝等擊斃牛

烙紅坐馬衣服盡行拋棄僞天將唐矮孜坐馬槍甕等語此初九日夜周盛波在甯陵剿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該匪敗後由太康南竄行走甚速駐紮周家口之劉銘傳聞東賊回竄初十日卽帶隊向東迎剿十一日行抵西華之上郭橋十二日中途接扶溝縣稟知縣城被圍求援甚急未刻馳抵扶溝縣之東宏濟橋見賊邊馬當卽飭令劉盛璈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復派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並進賊見我軍驟至向西遁走劉盛璈等追及擒斬十餘名至城西里許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分三大枝將我軍包抄中軍圍裹尤密劉銘傳傳令結陣自固四面環擊甕賊

甚多劉盛藻派馬汝霖丁汝昌擊其左唐殿魁派王得成等擊其右我軍伏地徐進施放排鎗賊勢不支劉銘傳令李錫增馬汝霖等連開炸礮打入賊陣該匪駭而狂奔我軍追殺十餘里陣斬二百餘名鎗斃一千餘名奪獲器械無算扶溝城圍立解我勇亦傷亡數十人是夜三更賊尚奔走不息此十二日劉銘傳在扶溝剿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 臣查此次捻逆東竄其初雖未受懲創厥後徐州小捷豐縣大勝俱是攔頭之師今甯陵扶溝之戰亦係攔頭要截該逆處處投觸網羅不能逞其流賊馳騁之故智據生擒賊供甯陵之役僅有任賴牛李等酋一股扶溝之役則已與張總愚一股相合目下不敢東竄將謀擾及

湖北撫吳昌壽咨尋賊現聚襄棗鄧陽一帶臣於十八日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一軍作爲游擊之師謹遵前次

諭旨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卽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勦其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鞍馬尚未齊備臣已屢次派員進京買鞍出口買馬待至臘底辦齊卽令李昭慶馳赴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兵萬人同作兩枝游兵做照僧格林沁之法與該逆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濟甯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仍舊鎮駐不動以備賊匪流竄時迎頭截擊惟臣處湘淮各勇向來不住民房支搭帳棚行走不能迅速現擬

購雇大車兼買駱駝發交劉銘傳李昭慶等軍裝載輜重傳師

行無遲鈍之慮民間無滋擾之虞近歲車輛極少能否多辦以

供游兵之用尚未可知除俟辦理就緒續行具奏外所有甯陵

扶溝等處擊賊疊獲勝仗並現籌剿辦各緣由恭摺由驛五百

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擬調鮑超會剿西路片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

再臣欽奉到十月十五日

寄諭南陽捻逆豫軍既不能剿除恐其日久裹脅愈多前諭鮑超亡襄赴豫曾國藩覆奏有與李鴻章商籌協餉數成嗣因官文奏稱該提督游勇太多漫無紀律上杭之勇聞有赴豫之信恐引類呼類而來請飭仍赴江右第念鮑超剿賊向稱勇往若令嚴汰游勇妥加鈐束使該提督有敬懼之心未始不可資其攻剿官文恐鄂餉難支因有飭赴江右之奏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爲商酌於江蘇接濟數成餉需並令該提督將游勇嚴行裁汰不許任意招臣即札令赴南陽剿賊統歸曾國藩節制以一

事機而資鈐攝備事屬可行卽著一面札調一面奏聞用期迅捷等因欽此 臣查鮑超之所短在貪將多兵濫收降卒馭下專尚威嚴條理不甚清晰其所長之處在威名久著爲賊所憚平日本有敬懼之心又慕古人忠藎之名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鑑於前車以後斷不敢輕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捻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則派員專管奬其多年之勳勞勵以後日之忠愼必於大局有裨惟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台作主江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 臣前已函商官文一俟接到覆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著 臣卽

當奏謝鮑超會剿捻匪專辦西路合先附片陳明仰慰

宸廑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屢奉諭旨覆奏摺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屢次
諭旨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十月二十七日
寄諭以豫省賊數益衆飭臣統籌全局將原設四鎮兵勇移向
西進步步進逼臣亦當移營進紮就近督剿又奉十一月初六
日
寄諭飭臣斟酌情形相機前進各等因欽此竊臣奉
命剿捻業經奏定徐州臨淮濟甯周家口四處設立重兵則此
四處臣皆可以駐紮初非有所戀於徐州有所怯於周家口也

不過因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故臣視東路略重駐徐州略久耳自十一月初閒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臣卽擬進駐周家口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不克遠行赴豫業於上次奏明在案臣於秋閒籌撥僧格林沁西邊馬隊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隊一千又有餘馬一千又有借用鮑超所購之馬八百以爲必可敷用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已及三分之二存者亦瘦弱不堪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屈指計之兩次買齊者年底均可回徐兩次買馬者回營早遲難定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與劉銘傳分途進剿無論欠馬若干但就現有馬匹

先行剿辦所將步隊尚多足以輔騎兵之不及臣亦定於正月
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擬令李昭慶由
徐徑赴河南臣則先赴濟甯兗州曹州一帶察看情形并查閱
黃河礮船再由歸德陳州以抵周家口原地勢之孰重孰輕酌
兵之宜多宜少臣胸中較有把握別有一事與剿捻大有關係
者銅山沛縣等處有湖團焉咸豐四五年間山東曹州一帶黃
河汎濫難民唐守忠等遷徙銅沛境內多係微山湖涸出之地
久之聚至數萬人佔地百餘里當時在事官吏不能遣之回籍
暫與撫綏因就東民所佔地畝設局丈量定爲上中下三等科
則納租充餉耕種豐稔漸臻富強在東省難民以爲全係湖荒

之地在銅沛居民則以為霸佔有主之產爭訟多年屢釀巨案
吳棠等曾屢次具奏奉
旨查辦本年十月賊竄沛縣逆首任柱牛紅賴汶光等皆往湖
團之內臣處生擒賊供多稱係湖團信函邀約而來沛民平日
本與湖團為不解之仇至是愈以團民勾捻紛紛控告有不能
一朝居之勢而湖團中如唐守忠父子駡賊殉難全圩房屋焚
燒殆盡則又忠節昭然乃沛民仍以叛逆目之若不早為之所
則沛民與團民必且械鬬不休而良團與莠團亦復真偽莫辨
臣擬將通捻之團酌量懲辦而其餘數萬人全數資遣回籍現
經兩次派員前往山東鄆城鉅野等處察看該團民原籍尚足

安插否如其可以安插則遣之東歸在沛縣可免佔產之訟在
徐州亦無招捻之寓臣再將資遣事宜專疏奏辦而臣之赴豫
則須稍遲如其不可安插臣亦不勉強驅遣在徐沛不無後患
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理合預爲具奏以慰
宸廑又奉十一月初六日
寄諭飭臣檄調鮑超統帶新募各營馳赴湖北由襄陽一帶相
機進勦一切進止機宜仍歸曾國藩妥籌調度其鮑超留江舊
部仍令歸婁雲慶統帶勦辦等因欽此本應欽遵辦理惟臣接
官文來函鮑超必欲統帶多兵鄂省實難供應雖江蘇分任協
餉尚恐不足以資挹注又接李鴻章來函粵中賊氛尚熾汪逆

悍黨數萬人以一隅遂爲牽制而我數省不得解嚴須留鮑超在江方足支撐各等語又聞汪逆近已竄陷嘉應州窺伺閩汀

臣思鄂省之餉源既如此江粵之賊情又如彼不敢固執已見致誤事機目下鮑超一軍已由贛州進兵暫難更調應俟江粵全境肅清再撤該軍剿捻庶不至往返僕僕顧此失彼所有遵

奉

寄諭恭疏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